

綺情樓雜記

綺情樓雜記

(足本)

喻血輪

著

眉睫 整理

綺

情

樓

雜

記

(定本)

綺情樓雜記

喻血輪

著

眉睫 整理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绮情楼杂记: 足本 / 喻血轮著; 眉睫整理.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08-5420-0

I. ①绮… II. ①喻… ②眉…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民国 IV. ①K25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3461号

## 绮情楼杂记 ( 足本 )

---

作 者	喻血轮 著 眉睫 整理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 毫米 × 970 毫米 16 开
印 张	30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420-0
定 价	7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自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问世以来，笔记体小说名著历代不断，《唐语林》《续世说》《何氏语林》《今世说》《明语林》等异彩纷呈，被称之为“世说体”。《绮情楼杂记》即是一部典型的“世说体”现代文人笔记，书名取自作者自号。

喻血轮（1892-1967），湖北黄梅人，自号绮情楼主、皓首匹夫，民国著名报人、鸳鸯蝴蝶派文学家。他出身于文学仕宦世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学生军，后任《汉口中西报》《四民报》《京报》《湖北中山日报》主笔、编辑主任、总编辑等职，1949年旅居台湾。喻血轮大半生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同时在报界、官场浮沉。自1951年起，他在台湾《新生报》连载《绮情楼杂记》，为一生所见、所闻之记录，自称“思起一事，即写一段，不论年代，不分次序，不褒贬政事，不臧否人物，惟就事写实”。内容涉及世家子弟、草莽武夫、报人戏子、文士学者等等各方人物，或记言，或记事，或记行，或记诗，可读性强，又有较高史料价值，可补正史之阙。后由台湾启明书局结集出版，本书即以启明书局版为底本进行整理。

作者及本书的立场、观点和看法，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但为了保留史料，便于参考研究，编辑过程中我们对部分内容做了处理。本书供近现代史专业读者参考使用，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析书中的一些内容。

## 伤心最是中原事

序《绮情楼杂记》

羽 戈

民国有两位文士，若见其名，便难忘怀。因这二人名中皆有一个“血”字。其一是江苏金坛人徐血儿，他是著名报人，曾担任《民立报》的主笔和主编，且是宋教仁的挚友，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遇刺，徐即随侍在侧。后撰讨贼文：“……以一死而可以雪三百年之大仇，报为奴为隶之深耻，男儿何乐而不为！以一死而可以为子子孙孙造万世之幸福，男儿何乐而不为！男儿当以一人之死，救千百万人之生！”宋教仁死后二年，徐血儿患肺结核病咯血而逝，年仅24岁。《民立报》的创始人于右任亲书挽联：“碌碌吾徒青山又损渔父，茫茫天道黄土忍埋血儿。”——渔父即宋教仁。且哭之以诗：“不哭穷途哭战场，耗完心血一徐郎，九州应共冤魂语，黄土无情葬国殇。”

以血入名，似嫌不祥，徐血儿英年早逝，不知是否犯了此忌。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湖北黄梅人喻血轮同样以血为号，却活了76岁，堪称高寿。尽管他的一生颠簸流离，千磨百折，最终沦落孤岛，客死异乡，然而生于乱世，能得善终，即是至大福气。况且喻血轮之平生，少年投身革命，以笔为枪，中年浮沉宦海，而以文学终老，其在立言一面，纵然难称文豪宗师，却自有其可观之处。

论文学派系，喻血轮当可归属鸳鸯蝴蝶派之列。可是今人品评此派作家及文学史，却极少提及喻氏之名，他连附于徐枕亚、包天笑、陈蝶仙、张恨水、严独鹤、周瘦鹃等名家之骥尾的资格都未落得，足见历史不公，造化弄人。自1917年起，喻血轮所作《芸兰泪史》、《蕙芳秘密日记》、《林黛玉日记》等，不仅无比畅销（据喻氏追忆“一年中皆销至二十余版”），且开“日记体”写作之先河。这其中以《林黛玉日记》最负盛名，曾被鲁迅先生当作批判的靶子加以讥讽：“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版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其实《林黛玉日记》与《红楼梦》并不具几分可比性，一者是经典的树干，一者是诠释的枝节，鲁迅如此论调，倒是抬举了喻血轮。

写《林黛玉日记》之时，喻血轮仅26岁，正值才情喷薄的盛年。故此书哀感顽艳，缠绵悱恻，乃是当之无愧的才子书。不过这种才子，到了鲁迅笔下，却被讥为“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此批评用在喻血轮身上或无不当。因为一方面，《林黛玉日记》受女主角之原型所严重限制，自然不可能写出花木兰式的勇悍、柳如是式的决绝，其一开篇就只能是“夕阳西下，倦鸟投林，长堤衰柳千树，受斜日余光，惨红如血，秋风吹之，叶簌簌堕……”；另一方面，则基于喻血轮的性情，不说其他，但观他的雅号——绮情君、绮情楼主——便可知喻氏为何种人，擅写何种书。这就像琼瑶、亦舒等，必然对应言情，古龙、梁羽生等，必然对应武侠，前者的名字充满金粉气，后者的名字则潜藏刀光剑影。

喻血轮既名绮情，后作《绮情楼杂记》，可谓名得其所。我最初睹此书名，还以为是为《幽梦影》、《浮生六记》一类著作，读后才知书中内容全是“硬通货”，其笔底龙蛇，质直浑厚，波澜老成，一字一句，一腔热血，一腔忧愤，洒向沦陷的故土与家国。文字背后，甚至还有一种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别忘了，喻血轮不仅是才子，是言情小说大家，还是强项的报人，是敢言的

志士，当年曾对抗强权，报道惨案之真相，差点命丧于军阀之手。可想而知，在乱世浮沉数十年，心中若无一股硬气，恐怕早已随风摇落，化作炮灰。其于晚年，风雨之夕，写儿女悲欢离合，英雄扰攘纠纷，成此《绮情楼杂记》，足以说明那一份抱负与幽思，依旧在沧桑的肺腑激荡不息。

《绮情楼杂记》的体例，应属历史笔记。誉者称其有《世说新语》之遗风，我们只能善意理解为宣传言论。《世说》立意之高远，气韵之清雅，岂是寻常史家记言载笔所能及？质言之，这世间，只有一部《世说》，却可以有一万部《绮情楼杂记》。这么说并非刻意贬损喻血轮，而只想老老实实作对比。若论及近人的笔记体，则可分为两派，其一，已经成其为一门大学问，曰掌故学，代表人物如徐一士、郑逸梅诸先生；另一派，大多为当事人对历史风雷的见证记录，如胡思敬《国闻备乘》、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张一麀《古红梅阁笔记》等。细究起来，这后一派，仍可一分为二，一类是作者只记其所经历、所熟悉的历史人事，如《梦蕉亭杂记》；另一类，则以同时代人的身份，将所听所见，不管是耳闻目睹，还是道听途说，统统纳于笔下，《国闻备乘》、《世载堂杂忆》皆属此列——若论可信度，自然以前者为高。

相比之下，喻血轮《绮情楼杂记》更近于《世载堂杂忆》之流。其中大多笔记，所写的名人，所记的史事，作者并不亲近，亦未亲历，他之记述成文，或闻之友人，或阅之报章，或传之街巷。这样一来，与历史真相的距离，必定就越来越遥远。譬如《张佩纶一诗缔良缘》一则，写张佩纶读到李鸿章幼女李经璿吟咏马关战事的诗，涕泪横流，忽然跪下向李鸿章求亲，这显然是误听了野狐禅，以至以讹传讹。因为张佩纶骄狂则已，却并不冒昧，如此唐突的事，他断然做不出来，更何况他当时乃是白衣之身，寄人篱下，更需时时谨言慎行。其后记：“女以张龄长，意颇不悦，李（鸿章）委婉谕之，亦即释然。”——更与史实不符。李经璿既然写出了“痛哭陈词动圣明，长

孺长揖傲公卿；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这样十分体贴入微、令张佩纶感动不已的诗，足以说明她对张的观感。我读到的说法则是，嫌张佩纶年纪太大，不是李经羲，而是她的母亲，李鸿章的夫人。只是后来被李氏父女说服了，才成就一段金玉良缘。

《易实甫之奇文怪诗》一则，记易顺鼎（字实甫）写诗嘲讽清宗室宝廷纳船女为妾：“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这乃是典型的张冠李戴。宝廷这一桩风流韵事，发生在1882年，其时易顺鼎年方24岁，连进士都未考取，还说什么给当朝红人宝廷寄诗，俨然老友故交？真正作此诗者，系李慈铭。原句乃是“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喻血轮还记错了两个字呢。

这些都是前朝往事，发生之时，喻血轮尚未出世，他所记出现偏差，情有可原。然而，另有一则《梁启超吼住龙济光》，据喻血轮所记：“此为梁氏民十一过汉时亲语予”，按理说应该非常可信，实则依然有误。其文如下：

“民五云南起义，推翻洪宪，主持之者，虽为唐继尧、蔡锷，而策动之者，实为梁启超。梁自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后，即化装由津搭某外轮，匿煤舱中，经越南入滇。旋组织军务院，梁任六总裁之一。时龙济光尚雄据粤东，效忠袁氏，梁遣门徒汤觉顿等赴粤，劝龙反袁，被龙刺死海珠。梁得耗，悲愤填膺，亟欲亲赴广州说龙，左右力阻，不听，唐继尧欲遣兵随之，梁亦峻拒，乃单身由肇庆乘一小轮入粤。龙闻梁且至，大为惊愕，佯表欢迎，阴欲杀之。梁至，迳赴督署，龙立召集军事会议，意欲以杀梁之谋，委之军事会议。梁入会议室，见卫士满布，荷枪实弹，与会军官，亦各握手枪，形色愠怒，梁知今日为生死关头，乃竭尽平生气力，狂吼一声，顿令全场震慑。梁遂亢声演说，力言帝制不可为，由世界大势，迄中国人心，一一剖析，断言袁氏必败。初演说半小时时，全场紧张形色，即告松弛；一小时时，众皆窃窃称是；迄一小时半演说毕，龙及与会军官，皆鼓掌欢呼，



并与梁握手示敬意。于是龙氏决易帜反袁，粤局遂定矣。”

查梁启超年谱，此次广州之行，实在是一场杀机四伏的鸿门宴。但其一，梁启超并非单刀赴会，而是与李根源、张鸣岐等同行；其二，危急关头，梁启超的确发表了演讲，慷慨激昂，“意气横厉”。狮子吼一事，却无记载。而且梁启超的演讲，效果并不明显，后来，“任公从间道出，始得无事归”——这相当于逃遁。“故返肇之后。有密电与蔡松坡，云鸿门恶会，仅乃生还，盖纪实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84页）既如此，“龙及与会军官，皆鼓掌欢呼，并与梁握手示敬意”云云，或者是梁启超的自我美化，或者是喻血轮的过度诠释，距离实情则远矣。

喻血轮是小说家出身，他的笔法难免有一些演义、滥情的成色，故细节之处，确有疏漏（另有一处，将小凤仙与小阿凤两位妓女搞混了，小凤仙随蔡锷，小阿凤随王克敏，原是二人）。然而这并不足以减损《绮情楼杂记》的价值。我自视为略通近现代史事，可读罢《绮情楼杂记》，依然获益良多。游弋于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喻血轮不但谈奇多闻，而且有高识远见。这里且举两例：

其一如《辛亥起义遗事》：“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人皆知为工程营熊秉坤放第一枪，然促成工程营起义，实为党人梅宝玠。梅为湖北黄梅人，清末任共进会鄂东支部部长，秘密吸收党人，共图革命。八月十七日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爆炸，梅曾在场，面部且受微伤，当晚渡江至武昌，匿于马厂谘议局秘书长石山俨家。次日武昌大朝街机关破，彭杨刘三烈士就义，梅知事急，亟欲通知各方党人起事。乃于十九日晨，至工程营门前，坐一烤红薯摊贩处，伺工程营兵士出，以秘密信号探索同志，历数次，始获一人，因告以武汉机关被抄及彭杨刘死难各情，其人闻之，大为惊骇，亟问名册是否搜去？梅因欲激动党人，诡称名册已在宝善里搜去（其实当时名册并未搜去），并谓：‘武昌城关已闭，瑞澂将按名索捕，营中各同志，如不速自为计，

势成瓮中捉鳖。’其人闻语，沉吟久之，曰：‘吾将通知营中同志，迅速起事。’是晚，工程营遂首先发难，造成光辉历史。故工程营举义，实梅宝玠报告消息有以促成之。后梅曾膺非常国会议员，抗战期间，在赣以贫病死！”

这一则恐怕为孤证，无法查对。由于是喻血轮的记言，却增加了三分可信度。因为当事人梅宝玠，乃是喻血轮的舅舅。这大约就是出身世家的好处。

其二，秋瑾长诗“登天骑白龙，走山跨猛虎。叱咤风云生，精神四飞舞……”我以前读过，却不知标题。《绮情楼杂记》写秋瑾一则，则谓此诗名《东渡长歌》。《徐树铮之大胆》一则，写民国九年夏直皖战争，皖系兵败，直军逼近都城，“是晨树铮犹衣白夏布长衫，乘敞篷汽车，出宣武门至其主持之殖边银行，提取现款，转赴琉璃厂旧书店，偿还欠账。时都中均知皖军已败，直军瞬将入城，店主见树铮犹从容若无其事，颇为惊愕！频谓：‘此小事，何劳督办大驾。’树铮笑谓：‘此刻不来还，将成倒账矣。’迨其由琉璃厂转至东交民巷时，直军已蹶其后矣。”——徐一士、刘成禺等所谈徐树铮皆未言此事。我曾读过梗概，不曾想其全景如此。另有《公民价值》一则，记民国六年公民团一事，录有公民王合新致《醒华报》的信函：“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八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

喻血轮此类杂忆，可补历史之阙。其人之见识，同样值得玩味。如写黄兴，“人多以军事人才目克强，其实克强诗文，实在其军事学术之上”。我倒不觉得黄兴的诗文有多好，不过，喻血轮作此对照，我却无比赞同。因为

我一直认为，黄兴的军事才能严重被高估。他之成为民国柱石，凌烟阁上的排名仅次于孙文，是因其德行，而非才具。他这一生，打了多少仗，却几无胜绩。诚然，有些时候，其麾下的兵力处于劣势，但对一个优秀的将军而论，他不仅要会打顺风仗，还得善于打逆风仗，善于以弱胜强，反败为胜。在打仗这一块，黄兴勇悍有余，战术、机变皆不足。民初的将才，第一流当是蔡锷与吴佩孚，黄兴最多是二流。

喻血轮写《绮情楼杂记》那年，已经60岁，且随蒋氏父子逃亡台湾，身为逋客，回望家乡，山川琳琅，日月光华，却似梦中旧物。按说，其笔下应该风雨苍茫，悲声不绝如缕。然而，喻血轮如老骥伏枥，故乡之思，乱离之悲，在喻氏笔下，却化作风雷之气，跃然纸上，直击我的眼目，以至我读其中章节，竟有泪涔涔，这莫非是一种心疾吗？如喻血轮所写的北京某乞丐，徜徉街市，或歌或哭，一日登陶然亭，援笔题诗于壁上：“此衷苦况向谁说，欲哭还歌泪几行。为问诸公心丧否？狂人犹自笑人狂。”

对喻血轮而言，伤心最是中原事，欲哭还歌泪几行？

羽戈，原名尤宇，1982年生。皖人，现居宁波。著有《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百年孤影》等。

## 自序

时间是永无静止的向前进，一眨眼之间，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成了过去。无论什么人，都不能预料下一个钟点要发生什么事，但无论什么人，对过去一个钟点身经的事，总是清楚明白的。时间不断的奔驰，过去的事，也就抛离得愈远。因此，每一个人对过去的事，无论是本身经历，或是耳闻目见，总觉值得回味，值得追思的。历史之所以成为人类宝物，就是这种原因，甚至小孩爱听故事，也是这种意识。所谓“往事如烟”，“前尘若梦”，乃是含有无限回忆和无限幽思！作者青年问世，老而无成，走遍了天涯海角，阅尽了人世沧桑，滥竽报界可二十年，浮沉政海亦二十年，目之所接，耳之所闻，知道了许多遗闻轶事，野史奇谈。譬如看戏，看见过好戏，也看见过坏戏，看见过文戏，也看见过武戏，看见过儿女们悲欢离合，也看见过英雄们扰攘纠纷，真是光怪陆离，无所不有。近年旅居台湾，孑然一身，每于风雨之夕，想起这些故事，恒觉趣味弥永，值得一记。于是想起一事，即写作一段，不论年代，不分次序，不褒贬政事，不臧否人物，惟就事写实，包罗万有，日子久了，竟哀然成帙。虽私家记述，不足以付史亭，然酒后茶余，亦可资为谈助。今因友辈嘱付割爨，爰弃数言于此，谓之为“序”，亦无不可。

1952年11月

绮情楼主喻血轮识于台北市厦门街寓庐

## 目 录

### 出版说明

伤心最是中原事 01

自 序 09

### 第一集

汪精卫脚踢褚民谊	002	014	梁启超吼住龙济光
石友三叛变与吴醒亚脱险	003	015	章太炎调侃日警
老年结婚佳话	004	016	陈布雷之挽联挽诗
杨永泰被刺时异兆	005	016	林琴南避妓
戴季陶之谐联	005	017	唐生智与王熙春
卢永祥敬爱文人	006	018	记臀后陈怡红
寒山寺碑	007	018	景梅九著《腐化记》
吴佩孚之新闻政策	007	019	蔡公时惨死
张勋之二妾	008	020	武侯祠
李云龙吸烟新法	009	020	薛涛井
曾仲鸣恋新艳秋	009	022	何成浚之幽默
再谈新艳秋	010	022	赵敏恒与露韵秋
张作霖滥杀文人	011	023	鼠有烟瘾
王宝钏寒窑	011	024	寇英杰在电话局碰壁
辛亥起义遗事	012	024	张弧之阔绰
叶楚伦之趣诗	013	025	再谈张弧
萧耀南办公怪癖	013	026	留侯庙

谈卢作孚	027	047	再谈马君武与义女尹羲
意外财	028	048	叶恭绰闭死猴子
齐卢战争中之陈乐山	028	049	汤芑铭偷孙文皮包
易实甫风流韵事	029	050	冯耿光与梅兰芳被劫案
吴稚老论官气	030	051	复兴石
张文襄之孙刚孙	031	052	大雁塔
剑门雄姿	031	053	小雁塔
吴佩孚之伉俪情	032	053	穷教员的呻吟
相思子	033	054	贾景德之风趣
臭虫入脑	033	055	黎本危之醋劲
张道藩之猫劲	034	055	英人攫获牯岭小史
黄季刚之狂放	035	056	郭泰祺童时趣事
再谈黄季刚及其姊氏	036	057	刺汪精卫降敌诗
周际芸一家惨死	036	057	说别字趣谈
骨牌渊源	037	059	猿猴好饮酒
沈夫人一身是胆	038	059	石瑛为海军出身
张绍曾与国是会议	038	060	记汉口谋财害命案
叶天士以物理治病	039	061	冯玉祥逼宫逸闻
华清池绝迹	041	062	曹锟做总统笑史
黄克强之诗	041	062	妬妇羹
女画家缪太太	042	063	巧对偶成
张作霖与张作相易名	043	064	手势做惯难改
一代妖姬刘喜奎	044	064	章太炎恶谑
徐世昌粉饰太平	044	065	笔误笑谈
王湘绮与名妓王金玉	045	065	汉奸二王
上谕找补	046	066	曾琦有远见
马君武之讽刺诗	047	067	乱世女性哀鸣

“帅”字奇称	068	088	张弧晚景
王湘绮一语救叶德辉	069	089	拉议员
辫子与“票”	069	089	徐世昌履任仪式
夺印	070	090	何为三十六记
无法可对的汉奸妙联	070	091	嬖人李彦青
袁寒云与其情妇	071	091	地狱内阁
孙宝琦送葬讨没趣	072	092	三海鱼
枪毙后复活奇迹	072	093	签字机器
记鼓娘董莲枝	073	093	伍廷芳灵魂学
冯国璋答谢宣统	074	094	陪客致富
再谈冯国璋昏聩	075	095	小偷与小妾
张勋奇语	075	095	寇英杰娶碧云霞
黎元洪四不主义	076	096	于右任讨陈之役
记端午节风俗	077	097	复辟事变中的康有为
李纯离赣趣剧	077	098	袁世凯策动反袁
倪嗣冲之顽固	078	099	汉口“六·十一”惨案
劳乃宣请溥仪做德国驸马	079	100	古典桃色新闻
说扇	079	102	闽令规定车费二角
拦车认亲疑案	080	102	李梦彪死的预兆
张怀芝妙事	081	103	公民价值
记徐树铮	082	104	吴佩孚撤防诗
安武军大暴行	084	105	时人谐对
戚扬自讨没趣	085	106	辜鸿铭奇癖
不祥的北洋第六师	086	106	一个落网女性
陈调元西安招亲	086	107	皇姑屯案
龚靳龃龉	087	108	谭延闿的眼泪
李纯之死	087	109	“毕不管”夫人之妙事

叶蓬杀妻	110	129	李纪才早识张群于微时
陆锦俄边调查案	110	129	香豕瘞鼻烟壶
冯玉祥逼死阎相文	111	130	詹大悲奇论
阎锡山的士官知己	112	131	稿酬丛话
点戏不慎讨没趣	113	131	公文名称变迁史
吴佩孚骂王揖唐妙文	113	132	龙门石佛
陈顾远以戴修瓚为烟灰缸	114	133	“冤家”释义
乘汽车人变鬼	115	134	丈母
张国淦拒签西原借款条约	115	134	奇特征敛
一日三捷	116	135	龚德柏怕屎罐
张大千与韩女春红恋诗	117	135	李鸿章之虚惊
奇异墓志铭	117	136	易顺鼎与百影和尚
金莲话旧	118	137	台湾昔时中元节
刘麻哥照相争座	119	138	妹妹真行
小姐称呼	120	138	考场趣闻
褚玉璞杀伶人刘汉臣	121	139	台胞前亦有文身俗
张季直与沈寿恋史	121	140	挺经
惠州大捷画	122	140	神画
峨眉山猴	123	141	日本一女间谍
灭蝇斩虎	123	142	灾官吟
“内子”与“内人”	124	143	吴汉槎如何释回
王壬秋与周妈谐对	125	144	协和医院获意外财
别字趣谈	125	144	避讳
谈女名票魏新绿	126	145	沈鸿烈驱逐黎本危
起用檀道济	127	146	居正之武功
张之洞开和尚玩笑	127	146	台湾怪异录
简单祭文	128		



第二集		169	李宗吾之憨劲
		170	女子的眉毛史
台湾中秋话旧	150	171	张溥泉笔下的昆明
谈月饼	150	172	吴三桂与名妓桐花
宋江为浪漫词人	151	173	张列五从容就义
美人百态	151	173	履祸
花见羞	152	174	恰当的墓志
记汉口华景街惨案	153	175	张宗昌祈雨
方觉慧之善睡	154	176	朱半翁血写桃花
卧龙岗	154	176	孙文诞辰谈其诗
竹林趣话	155	177	刘瑾凌迟惨
餐经	156	178	记革命军德安战役
少女奇特食量	157	179	官场五瘴
再谈奇特食量	158	180	马相伯授袁世凯登龙术
打牙祭考	159	180	小儿无妄之灾
刘镇华妾死疑案	159	181	错用恭维话
虎通人性	160	181	胡适轶事
谭延闿悼亡诗	161	182	国民革命文献之一
陈雷以粪治流氓	161	183	奇异毒虫
俞曲园枕上三字诀	162	184	破瓜
黄淑芳之死	163	184	麻烟
辛亥起义轶事	163	185	花老四被暗杀案
齿病的苦闷	165	186	胡汉民所出绝对
秋雁	165	186	预感
戏剧感人	166	187	孙立人重竖八莫威远营碑
养犬殉情	167	187	怒能愈疾
李宗吾怕老婆哲学	167	188	丁未四君子